

八月桂花香 - 小荷

又是一个艳阳天，睡眼惺忪的若云躺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暖暖的阳光透过窗帘，已经挤进了大半个房间，照在她微微翘起的嘴角上，轻抚着她睡足了觉而泛着瓷光的脸。来澳大利亚访学已有四个月，每天第一眼看到的是总是蓝蓝的天——淡淡的、透明的、纯净得能挤出水来的蓝，飘着棉花糖般洁白的云朵；远处便是高高低低、闪着亮光、在叶尖跳动的绿了，这让若云的心情不由得一下子欢愉起来。

昨晚，在送她回来的路上，文韬说：“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我可以陪你去”。话说得很轻，却像闷雷一样在若云心底炸响。“可以吗？”她也不确定该如何回答。

浴室里弥漫着蒸汽，传出哗哗的水声。“要不要跟他走呢？”喷头下的若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去——意味着一定会发生些什么，对今后的生活会会有什么影响？应该迈出这一步吗？不去——似乎又有些不甘心。茫茫人海，跨越了半个地球的距离在此相遇，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是该拒绝这诱惑呢还是跟着感觉走？若云拿不定主意。

推开沐浴房的门，若云裹着浴巾走了出来，水珠顺着湿漉漉微卷的黑发，滑落在她雪白的肩头。江南水乡的灵秀和书香门弟的熏陶，给了她娇嫩的容貌和温婉的性格。三十多岁的人了，依然面如桃花，肤如凝脂，说话声音不大，言语间化作眉尖那一点笑意。

告别了远方的爱人和年幼的儿子，若云独自一人来到澳大利亚求学，参加由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的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项目。幽静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学院就座落在美丽的格林芬湖畔，井然有序的生活节奏让若云重回学生时代，这里的一切让她感到无比新鲜、有趣。假期快到了，勤奋的学子们也需要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若云太想出去玩儿了。澳大利亚幅员辽阔、风光迤迤，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从美得让人窒息的东海岸到神秘干旱的内陆，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走、去看、去拍、去体会，而她都还没有去过呢，不能就这样回国吧？！班里虽然也组织旅游，但若云不喜欢那种互相迁就、赶景点式的组团游。

他说他可以做她的司机、导游兼保镖，这些地方他太熟悉了。文韬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移民澳洲已有十个年头。妻子从事会计工作，俩人彼此独立，无论事业上还是性格上，淡淡地相敬如宾。十几年也就这样过来了，激情已经转化为亲情，昔日梧桐树下那个红衣黑裤的窈窕淑女早已定格为遥远的记忆。膝下一对可爱的儿女，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继承了父母良好的基因。

都说文韬属于典型的中国北方汉子，高大结实、精力过人、思维敏捷，雄心勃勃，朴实的脸上常常挂着憨憨的笑，尤其是看着若云的时候，有种异样的东西在眼睛里闪烁，含情脉脉。健谈的他，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多数情况下只有他一个人在讲，若云含笑默默地听。

在若云看来，文韬就像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能够的。人在异乡，身边有他，若云感到安全，好比水中的浮萍有了依靠，不再孤独。文韬打心眼儿里喜欢若云，觉得

她善良坚韧，自强有骨气，丰腴性感，与众不同，时常带给他意想不到的惊喜。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若云说：“你是堪城华人女性中最特别的一个”。

异样的感觉传递在两人之间，说不清道不明，却牵肠挂肚、欲语还休。每当听到文韬的声音，若云都会感到亲切又紧张，特别不敢看他的眼睛——那是一双不大的、总是含笑望着她、黑幽幽深不见底又充满温情的眼睛，能看到她的心里去。还有那厚实的肩膀，靠上去让人踏实。若云就喜欢这样靠着，任由他有力的大手轻轻抚摸着她长长的头发，就像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文韬带她去了堪城北部的一个小镇——地处市郊却有着别样风景的世外桃源。二人顺着幽静的林荫道漫无目的地走着，道路两旁粗壮的大树枝繁叶茂，灌木丛漫山遍野，一直铺陈到天边，其间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几户人家以及风格古朴的有着百年历史的酒吧。

“这里的树好高呀，比其他地方的都要粗很多”。若云抬起头，兴奋地手舞足蹈。

“那是因为它的历史要比堪培拉还早呢”，文韬回答说。

“我要是住这里，我会在院子里种一棵桂花树，每年八月，满园飘香”。

“好啊，要不要请我到树下坐一坐呢？”他的兴致来了。

“看心情”，若云故意卖起关子，“心情好呢，我还会请你吃我自己做的桂花糕”。

“那我就专等你心情好的时候来，如果你心情不好，我就躲起来避而不见”。文韬一脸坏笑地说。

“你讨厌！”

鸟儿鸣叫着、追逐着从他们的头顶掠过，四周归于寂静，静得只能听到俩人一前一后的脚步声。爬上一片山坡，天色越发地暗了，若云有些害怕，怕草丛里会突然窜出一条蛇来。此时文韬仿佛下定了决心，从后面伸出手去，抓住了若云冰凉的手腕，将她猛地拉入怀中。那晚的月亮特别大，圆圆的挂在天空，把清辉洒向大地。若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被他抱着，听得见他快要撞击出胸膛的剧烈的心跳声，这也是她内心所期待的吗？不知何时起风了，风吹起他们的衣角，吹乱了她的长发，他搂着她背转身去，想用自己宽厚的身体抵挡这强劲的晚风，然后俯下身，将滚烫的双唇压了上去……

二

十四天的时间，文韬带着若云走墨尔本、游黄金海岸、一路北上直达凯恩斯。若云喜欢看他开车时自信的样子，总是右手扶把，左手将若云轻轻地攥在手心里。

“专心开车，一手掌把在高速路上多不安全呀。”若云笑着说。

“这样开车最踏实！”文韬丝毫不理会，依然得意地开下去。

“我们这次走过的这几个城市，你更喜欢哪一个？”若云问道。

“墨尔本”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若云心中暗笑，就知道他要这样说。

墨尔本是一座摩登与古典水乳交融的城市，仿佛时空隧道在此交汇，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栩栩如生的城市雕塑随处可见，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徜徉期间，感觉她既有大都市的繁华，又少了那

份嘈杂，城中数不清的绿地、公园，连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优雅着、快乐着。

二人到达时已近日暮时分，街头的酒吧里飘出阵阵音乐，时尚的年轻人按捺不住兴奋，开始在维多利亚时期就使用的有轨电车里唱起歌来，整个城市都在跃动着。文韬匆匆停好车，办好入住手续，就迫不及待地领着若云钻进了房间，这时谁要是挡了他的道，他定会跳起来将那人一脚踢开。

放下行李，若云感到不知所措：认识他才一个月，除了吃吃饭、聊聊天，湖边散步时连手都不曾拉过，虽然心里很想这么做。直到那天晚上，那片如水的月光，那个长长的吻……是不是进展得太快了，是不是不应该呀？为了掩饰紧张的情绪，若云径直走到了阳台上，假装欣赏楼下的风景。

“还不错吧？”他跟了过来。

“好美！”若云由衷地感叹。仲夏傍晚的天空更像是画家手里的调色板，凉风乍起，日落西斜，头顶是湖蓝，前方是群青，间或有普蓝，天边就是一片玫瑰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暖色调渐渐多起来，变幻莫测，蓦然抬首，已不是先前看到的那片天空。

若云转身走进房间，正盘算着要不要到街上去走一走，却感觉腰身被人从背后抱住了，文韬的话带着热气吹进她的耳朵里：“从看到你的那天起，我就无法停止想你，你让我找得好苦”。扳过身来，遇到他灼热的目光，若云被他有力的臂膀紧紧地箍着，几

乎不能呼吸，一双大手在她纤细柔软的身体上摩挲着，解开了她的衣扣……

沐浴着道格拉斯小镇明媚的阳光，穿过热带雨林遮天蔽日的清凉，追逐着卡阿玛岸边惊起的海鸟，领略了邦迪海滩冲浪的狂喜过后，他们踏上了归乡的路途。无论是徜徉在游人如织的街头还是坐在驶往大堡礁的轮船上，他们俩总是十指紧扣，从没有分开。现在该是回去的时候了，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回到原点，像一切不曾发生过。



(照片由小荷提供)

日上三竿，汽车缓缓驰出海港城，心情沉闷得犹如窗外渐渐浓重的暑气，二人不约而同地陷入沉默。忽然，若云的手机骤然响起，是地球那边的他打来的，若云的心不由得一下子提到了嗓子

眼儿，慌乱不已，不知该如何应对。响了很久，铃声变成一条短信映入眼帘：“你说堪培拉的冬天很冷，给你买条围巾寄过去吧，不知道你喜欢哪种？就选了块最贵的”。几行字刺痛了若云的眼，她就这样握着手机，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对着屏幕发呆。

对高科技产品一向不感冒的他现在也换了智能手机，学会了用微信，时常发些安全常识、生活百科的链接，上传些儿子顽皮可爱的视频、图片。昨天，他居然通过QQ转来一首音乐《今夜你会在哪里》，饱含深情，为人妻为人母的若云却听得脸发烧，羞愧无比，下定决心，回去后就与文韬分手，结束这段不该发生的故事。不管有多么舍不得，都会有告别的时刻。二人注定没有结果，与其发展到不可收拾，不如尽早刹住车，留一段美好在彼此心里。

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丝带般缠绕在郁郁葱葱的山间，青翠欲滴的山林掠过车窗，淹没了前面的九曲十八弯，回荡着邓丽君缠绵悱恻的歌：

海边掀起浪涛，激荡了我的心。

记得就在海边，我俩留下爱的吻。

那样美又温馨。

如今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追寻，

追寻往事

那段欢乐时光，那段美丽的梦。

爱人爱人我的爱

你是否已忘怀

爱人爱人我的爱

你到底在何方？

想起从相识到相知的点点滴滴，想起一路走来他的悉心呵护，想起在机场再一次整理行李时，他把最轻的塑料袋系紧、递到她手里的情景，想到回去后俩人将形同陌路，当她独自徘徊在黄昏，登上那处高坡，往日浮上心头，却只有她一个人时，不禁黯然神伤。她一遍遍按着车载音响的重播键，扭过头去不让文韬看到她的脸，任泪水无声地奔流。

第一次，若云希望返乡的路长点再长点，能跟身边这个人多呆一会儿哪怕一小会儿。当那一刻最终到来的时候，她捧起文韬的脸，深深一吻。那是一张由于长途驾驶已经疲惫不堪，心事重重、又百感交集的脸，刻着满腹话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我衷心地谢谢你”，像歌中唱的那样，与君吻别，然后若云拖起自己的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了。好像一回头一挥手，便会勇气全无，留下身后怅然若失的文韬无奈地、傻傻地站着，心如刀绞。

三

时间不紧不慢地向前流淌，全然不理睬人们的喜怒哀乐，按照它固有的节奏继续着。若云尽可能多地呆在校园，除了上课就是泡图书馆，让自己忙碌着，不去琢磨其它的事。一周过去了，没有他的消息，这样最好，她心里想，但偶尔还是会掏出手机看看。

一天下课后，若云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回走，整个人懒懒的，坐在贝尔康恩的站台上准备倒车。“滴”地一声，一条短信跳了进来：“你好吗？”——是他。像一粒石子投进了湖面，击碎了表面的平静。原来这些天吃不下睡不着，就是为了等待手机里面那个人的一句话，只要还能听到彼此的声音，只要还能相依相偎，可以用全世界来换它。人生苦短，知音难觅，顾不得那么多了。什么清规戒律、什么道德仁义，难抵满腔压抑已久的激情。泪眼婆娑中是二人诉不尽的相思，先前极力构筑的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整个人心甘情愿地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周六的清晨，城市似乎迟迟不愿从酣睡中醒来，太阳已经老高老高地挂在头顶，街道依然安安静静。窗外的街心公园里，跑过一队队晨练的身影，还有一群群围坐的人们，带着美酒佳肴，还有他们的狗狗，或坐或躺，或者就这样轻轻地聊着、享受着暖暖的阳光。房间里，激情过后的俩人拥在一起，文韬抚摸着若云幼滑的肌肤，笑着说：“我以前都以为自己不行了，怎么跟你就没够呢？”

若云娇嗔地往他怀里拱了拱，“好，都给你，只要你想要。”

“宝贝儿你真好！”他更用力地搂紧了她。

“从下周起，我要每天接送你上学、放学，送完孩子们时间正好。”

“那不是太辛苦了，我们住得不近呢，你还有工作。”

“我高兴呀，没有你的日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过，接送你会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呵。”

若云在文韬脸上轻轻地啄了一下，“谢谢你，宝贝儿！”

“你每天晚饭前都会陪孩子们打球吗？”她问，

“只要有空一定会的，但昨天没有，我们看电视呢。”

“什么片子？”

“《还珠格格》，女儿特喜欢，非要陪她一起看。那个小燕子真够闹的，惹得皇上龙颜大怒，亏得容妃亲手做了一碗银耳莲子羹，慢慢劝着，皇上才不生气了。一碗羹有这么神奇吗？”

“你想吃呀？这有何难，哪天我做给你。”

“真的，你会做？”

“我没有做过，但我妈妈常做给我们吃呀。”

“你们家人好口福，这可是只有皇上才有的待遇啊。”

“你就是我的皇上。”

“旧时王榭门前燕，落入寻常百姓家”，什么年代了？若云记得母亲熬制的银耳莲子羹，甜甜的、软软的、浓浓地汤汁顺着勺子的边沿慢慢地流下来，梨膏糖一样，全家人都爱吃，母亲常常要熬一夜。若云总想为文韬做些什么，兴许这暖心润肺的莲子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若云从亚洲超市买来银耳、枸杞、莲子、冰糖、红枣还有桂花。没有砂锅怎么办？用不锈钢锅熬好像总不是那么回事。对了，澳洲的慢锅内胆不是陶土的吗？若云灵机一动，翻出许久不用的慢锅，倒入泡了一夜的银耳、莲子，调到自动档，哈哈，不用管它了，它工作我休息，晚上就可以让文韬喝到他自以为只有皇上才能享用的银耳莲子羹啦。

然而从早上八点炖到下午三点，锅里依然汤是汤水是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莲子已经开口了，但银耳咬起来还脆脆的，等银耳能吃的时候，莲子恐怕要烂了，赶快盛出来，哎，皇上的汤汁要用心熬，哪有那么容易的！

晚饭后若云每半小时下楼来看一次她的汤，不时添些水。都夜里十点了，怎么还不浓呢？若云将温度调到低档，熬它一夜！第二天醒来，她迫不及待地直奔慢锅，汤是浓些了，但依然不是妈妈做的样子。要不然用压力锅试试？放学回到家，若云一头钻进厨房，将慢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进这个超级快锅。嗯，这下好多了，再重新换作慢锅继续熬。直到夜里十点，银耳已经软塌塌的了，莲子还是硬硬的，恐怕是放晚了，唉！

“宝贝儿，你在干什么呀？”

“那个银耳莲子羹呵，真不给面子，还没有做好呢。我准备再熬它一夜！”

“不能开着电熬一夜呀，不安全。”

“没事，昨天已经开了一夜了。”

“不行，太危险了，即便是我不吃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啊，马上关火！”

“好吧，明天早点起来做吧。”

清晨，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小区里安静极了，伴随着鸟鸣，远处偶尔传来汽车驰过的声音。门前那棵高高的桂花树伸展着硕大的枝桠，像伞面一样打开来，罩

着树下等候的若云。若云捧着一个蓝色的保温瓶，白皙的颈下一袭薄如蝉翼的连衣裙，勾勒出她的凹凸有致的身姿。

“对不起宝贝儿，来晚了，路上堵车。”

“没有关系，一大早送我上学，让你赶得好辛苦”。话音未落，已被文韬的热吻堵了回去。

“趁热喝吧，不如我妈妈做得好，但我尽力了”。双手递上那个重重的罐子，她有些歉意。

“谢谢你宝贝儿，送下你我就喝”。

半小时后，一条图片短信无声地传进了教室，是一碗颜色虽已不清亮但浓浓的银耳桂花莲子羹，配有一行文字：“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银耳羹”。

四

时间过得飞快，八个月弹指一挥间，若云和文韬几乎天天粘在一起，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在夕阳里开车兜风，一起蹲在湖边喂天鹅，一起依偎在小镇的长椅上晒太阳。即使只有短短的一小时，他们也会找家麦当劳，要两杯咖啡，闲聊一会儿。转眼又到了学期末，班里的同学开始议论行程、议论去留的问题，有人兴奋、有人怅然。

“留下来吧，为了我，我帮你找工作，然后申请移民！”文韬拉着她的手，目光恳切。若云何尝不想留下来呢，这里有纯净的空气、轻松的人际关系，一流的学术氛围，更有他。

八个月来，若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那样的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挣脱所有的束缚，恣意舒展，随心而动。八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超过了以往八年，他们有专属彼此的手机铃声，有每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有挖空心思为对方设计的烛光晚餐，有出差归来欣喜打开的生日礼物。俩人在一起，就会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情、做不完的爱，那是人性的回归，是生命的绽放，那是前世未了的缘份，是千年修来的真爱，那是旁人无法体会的深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华彩乐章。

然而，若云知道，无论如何文韬是不可能离婚的，他不忍心伤害他的孩子们，不忍心亲手打碎那个家。若云也不可能，不可能什么都不顾了，不顾喜欢拉着妈妈的手，一边走路一边滔滔不绝讲历史故事的儿子，不顾年迈的父母，不顾那个还在等她回去的他。

想到远方的他，若云满怀歉疚。情窦初开时，和他偶遇在大学校园里落英缤纷的小路上，那样的懵懂青涩、那样的甜蜜温暖，一切都还历历在目；步入婚姻殿堂后整日里柴米油盐，生活归于平平淡淡，两人有过磨擦、争吵，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护着她。当若云犹豫不决是否应该抛下五岁的孩子赴澳深造时，他辗转反侧了好几个晚上，最后将存折交到她手里：“还是去吧，圆了你的梦，带上它备用”。想到此，若云只恨自己太任性、太无耻，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来？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

“但是，我试过了，就是放不下呀。”若云在心里对自己说。明明不该发生的事，偏偏遇上了，无法抗拒，该如何是好呵？

想来想去，现实让若云明白了她的家在海那边，那里有她的骨肉，有她的未来，是她无法割舍的纽带。在她生活的那个城市，此时桂花一定开了，星星点点的小黄花摇曳在枝头，发出阵阵幽香，熏染了整条街、半座城。

保持原样吧，保持两边的平静，为了那个家还有各自对家的责任，割舍掉眼前不尽的依恋，留下心底不敢碰触的痛。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正如当下流行的仓央嘉措的诗中所写：“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呀，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无论多么相爱，此生不会再见。

告别的日子不可抗拒地来到眼前，文韬坚持一定要送若云去悉尼，一定要目送她的飞机离开。车窗外大雨滂沱，所有的东西都淹没在雨雾里，无论雨刷如何卖力地工作，总刮不尽玻璃上不断涌来的雨水。他的眼睛最近很不舒服，一到傍晚就干涩流泪，今天这种天气更不敢大意。文韬超乎寻常地双手紧握方向盘，一言不发，专注地开车，为了身边这个他心爱的女人。

换登机牌、过安检，文韬不能再往前走了。“留张影吧”，他掏出准备好的相机。若云整理好情绪，面对镜头，还他一个灿烂的笑容。

不知拥抱了多久，俩人的泪水交织在一起，打湿的衣衫，混然不觉身边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人们。这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周

围的一切幻化成飞速旋转的线条，没有了声音、没有了时间，环绕着中间难舍难分的人儿，如同那晚一轮明月下，山坡上两个风中拥吻的剪影，片片桂花从天而降，随风飘逝。

魂断澳洲，十指相扣的手终要放开，像身体的另一半被硬生生地撕开，痛彻心肺。

飞机轰鸣着冲上天空，将一切抛在身后。舷窗前，若云向下面的碧海蓝天投去最后的一眼：“别了，悉尼，别了，我的爱，来世我们可以在桂花树下毫无顾忌地手牵手，你可要记得我现在的模样。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我会手捧桂花糕在树下等你，不知道你还找到我吗？”（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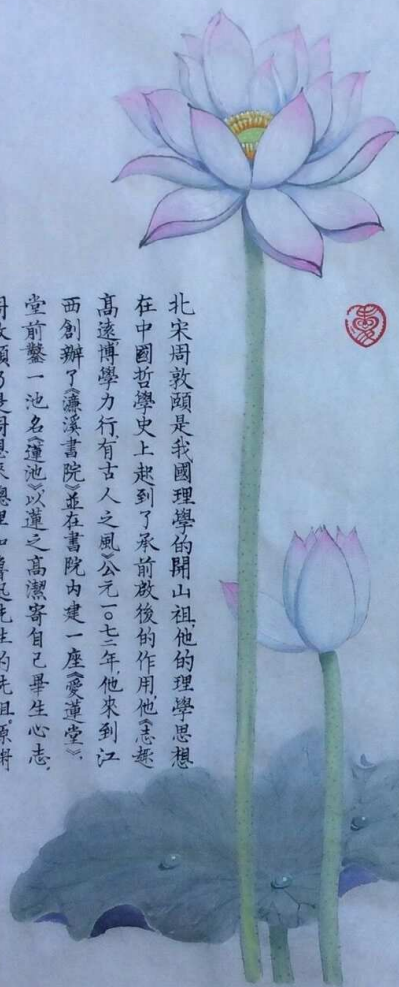
中华学社于2015年11月15日为促进中国高校2015澳大利亚研修班的高级访问学者与堪培拉中华学社的交流，增进到访学者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有关问题的认识，在Senior Seconda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nberra Lake Ginninderra举行了双方学者的座谈会。（照片由张磊提供）

王存德先生书法字画-爱莲说

愛蓮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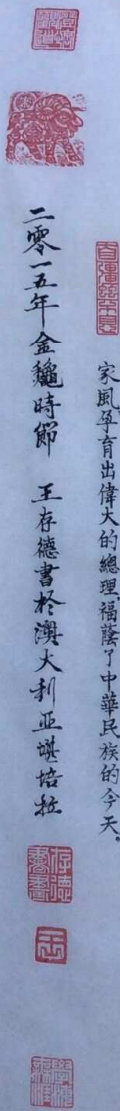
北宋周敦頤（一〇一七—一〇七三）
選自《周元公集》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北宋周敦頤是我國理學的開山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他志趣高遠，博學力行，有古人之風。公元一〇七〇年，他來到江西創辦了濂溪書院，並在書院內建一座「愛蓮堂」。堂前鑿一池，名「蓮池」，以蓮之高潔，寄自己學生成心志。周敦頤乃是周恩來總理和魯迅先生的先祖。濂溪家風孕育出偉大的總理，福蔭了中華民族的今天。

二零一五年金龜時節 王存德書於澳大利亞堪培拉



K 粉

— 张迈克

引子

微信群里蹦出条信息，今年十八在大呼小叫：“不好了，K 粉怎么限购了?!一人三份怎么够?谁住得近的可以帮帮忙，过来帮我多买些，谢谢哈”。

老王刚想回复，早有尖刻的小张抢先发言，“大姐，K 粉 3 个月前就限购了，这么后知后觉，这就是不常上微信的坏处啊，再说，你也没说到哪儿帮你买啊”。“哦，对不起，我一直潜水来着”，今年十八回答得有些尴尬。

说得是啊，老王很赞许小张的态度。就是潜水也要有职业道德啊。比如自己虽然很忙，微信里每个帖子，留言还是每天都圈阅的。

老王其实不老，明年才四十不惑。按他自己的说法则只是三十出头。不过脑顶早早有些见光，面相富态，典雅的金边眼镜一戴，颇给人以庄重的感觉。移民堪村已经多年，作为一个未婚宅男，老王常能一心多用。今天也是一边看微信，一边网上购物。

电脑上刚刚订货的网站跳出回音，断供。“奶奶的，刚才分明有货，订单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变没货了?! ”老王气愤得直骂娘，却毫无办法。那断货的提示一闪一闪的，即便别过头去，也追着老王的眼角视线。就好象给自己理发后脖颈里那抹不尽的发屑，根根的刺痒又无可奈何。老王郁闷之至，“哎，该死的 K 粉，怎么哪儿都这么抢手。”嘟囔着，老王摸摸口袋，烟已抽完。

推门出去，暗空中那款弯月朗朗地停着，沉默地印着周边的云，照出一圈白虹似的光环。依稀的路灯下也是寂寥得没有生气。老

王想起几个星期前在国内的杯筹交错，似乎又不适应了这孤寂的堪村。

一

那次回国，老王参加了若干场同学聚会。老王发现了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年纪大认识的，似乎大家见面越矜持，反之则越放得开。比如大学同学聚会，大家表面嘻嘻哈哈，但讲起话来又小心翼翼，总会担心不留神戳了谁的痛处。而初中聚会，就没心没肺磕了药般，什么玩笑都敢开。大概年少时发育不足，聚会里撤下各种社会面具的大家又恢复到那缺根筋的年代。不像长大后的同学间总有各种爱恨情仇的记忆。因此老王对初中的同学聚会回味最深。当然还有一点，如今面相老成的老王，初中时发育也比其他同学要早一点点。别的男生还在画三八线，揪小辫时，他已经在班里有了位心仪女神。这次聚会，当年的女神也来了。

女神名叫阿朱，是位插班生。老王还记得那天下午自习，自己坐在简易房教室后排昏昏欲睡，听到咿呀一声门开，膝跳反射般地坐直。明亮阳光的倾泻下，在班主任身后缓缓怯怯地转出位长发长裙，弯弯眉眼嘴角，垂柳般婀娜的女生。这时间凝固的一刻，就像华人店里的速冻饺子，穿越了保质期的约束，至今还在老王记忆里杠杠地鲜明，硬硬地存在着。女神坐在前排，羞怯拘谨的小王常是远远注视她的背影。不多的接触也一页页刻成样板，不自觉成为长大后寻偶的参照。而这大概也是老王至今单身的原因之一。

如今女神体态已由柳叶变成了杏叶。但更衬得皮肤圆润光滑。而且女神的声线还跟原来那样，透婉得一如竖琴的低吟，听得老王心醉不已。大伙儿肆无忌惮地聊往事，聊近况，聊热点，聊老王如今的单身，当年的单恋，又慢慢聊到了小孩，接着便是K粉。聊得老王满脸飞红，女神仪态万千。老王也是头回明白，K粉其实是对据说原产地新西兰的K字头奶粉的昵称。自从天朝出了鹿

粉事件，南半球的奶粉一时洛阳纸贵，时至今日各国的执政党几轮几换，这股跨国采购热潮却不见消退，反而越演越烈，仿佛堪村年复一年春季的花粉过敏，一旦染上，每年症状只见加深，不会消减。而且，邪门的是，其他众多国际品牌国人皆视而不见，只认 K 粉。

早有人问起，“老王，回去帮忙寄几罐 K 粉如何，回头让我儿子认你当干爹！哎，阿朱的女儿不是也要喝 K 粉的？”女神坐在那里，恬梦初醒般朝着老王露出蒙娜丽莎的微笑，接着茬问“对了老王，方便不方便？听人说国外也有些代购网什么的，但毕竟不让人放心。如果你行的话，就太好不过了。”

老王知道如今的干爹可不好当。也风闻周围朋友邮寄 K 粉的艰辛。但女神的咨询，就仿佛是盘古的开天巨斧，瞬间劈开老王懒散迟钝的小宇宙。女神眼神里亮亮的光也顺着空隙毫无阻挡的射进老王的虫洞，照得老王心里那几十年前的小苗见光豆芽般铮铮地往上直串。虽然记得刚才聊到女神的孩子已经八岁了，寻思着这岁数还用喝奶粉么，老王依然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顺带着另外几个同学的 K 粉也包下了。

想想也是，现在堪村华人杂货店也有代寄服务，去趟唐人街老外超市买来 K 粉再接着进华人店寄走岂不是分分钟搞定的事儿么。估计那帮怨声载道的家伙不是懒笨，就是没有老王一样的动力。

酒足饭饱，老王对着女神胸脯拍得响响，回声绵绵，“K 粉包在我身上！”正琢磨怎么跟女神来个告别仪式，没曾想女神没有半点矜持，早已主动得上前给了老王一记贴面熊抱，仓促间女神的额头蹭得老王的金丝镜都滑到鼻梁下。引来大家一阵哄笑。老王慌乱又幸福着，边细细回味着脸角滑滑的触觉，边极力掩饰好心中的不愿，回应接下来其他男同学的拥抱。

二

回到堪村，单身老王就加入了和爹妈们一起抢 K 粉的行列。一开始勤俭持家的老王还想着帮国内人省点钱，想等到店家促销打折时买。可是逛了几家超市，里面奶粉专柜常常别的品牌琳琅满目，唯独 K 粉那一档空空地缺货。后来知道这也是堪村乃至澳洲的一大奇景。K 粉里适合两岁以上宝宝的金装 4 段更是常年不见踪影。而女神要的就是这款。老王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朋友圈里往国内寄奶粉的抱怨，千真万确。

现货难买，按说现在大的超市药店都有网站可以在线购买，应该方便吧。试了多次，也不容易。老王经常网上下单，信用卡当时扣了钱，隔天才说没货，又要检查退款状况，烦躁得老王直拍自己光亮的脑门。

虽说老王买粉屡败屡战，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前一阵子微信里居然找到个堪村 K 粉群。这下可以和其他难友们信息共享，互通有无。大家说好，在限购形势下还可以呼叫碰巧在周围的朋友帮着买。老王想想就开心，从此单兵作业变成了集团化，堪村的 K 粉岂不是要被本群报圆了么。

月色下的老王想到这里，希望的肥皂泡仿佛院子里不朽的杂草，这面消灭，那边又接着长出，生生不息。搓搓手掉头回屋，准备接着一边监控 K 粉群信息，一边在各大药店网站上接着搜索。今晚非要订到几罐不成！

K 粉群里已经又攒出好多条信息。老王拇指快速滑动一目十行地浏览着。忽然间，镜框后老王的单凤小眼瞪大了，“好消息，Gungahlin 的 Coles 超市 K 粉刚刚到货，一到四段都有，大家快来！”。Gungahlin 离老王家只要五分钟的车程，老王常在那里地毯式的搜索，可惜应该是时机不对，一直成效不大。老王难得冒个泡，就是这么个重大利好。回头买到了一定要好好谢谢他！老王激动地边想边从椅子上跃起。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放过。虽

说 Coles 早就限购了，老王打算厚着脸皮多进出买几次，肯定能多有斩获。边冲向车库边看时间，10 点 30。Coles 晚上十一点关门，还来得及。慌张间，老王踉跄得差点绊了一跤。

三

关门前的超市正是整理上货的时候。Coles 里的店员多过顾客。老王进来就熟门熟路直奔奶粉货架，不时要绕过堆得到处都是的纸箱推车。迎面一摇一摆过来个店员，臃肿的胯部似乎塞不进身上的牛仔裤，露出腹部一圈浓毛黑肉，和一脸的拉碴胡子倒是相映成趣。老王早已认识，这是来自印度的移民 Ali，最近还在学中文。老王微笑着算是打个招呼就要擦身而过，Ali 却夸张的摊开双手，朝着老王咧开大嘴，喷出几个生硬的中国字“买妹了，买妹了！”。老王有点呆掉，半天反应过来是“卖没了”，跟着 Ali 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笑归笑，老王脚步不停。匆匆赶到货架前，K 粉品牌果然静静而整齐地和别的种类排在一起。喜得老王眉毛微挑，嘴角上扬，不容易啊，好几次过来 K 粉的位置都是空空如也，有组织的人就是好啊。

且慢，老王定睛又开始小范围的扫寻了几次，刚舒展开的眉头又挤在一起，怎么找不到金装四段？！老王不死心，趴到每格货架上，每罐奶粉都仔细转对位置看商标货号，真的就是没有。刚才还如夏日围着 BBQ 乱窜的飞蝇般扑腾的心脏转眼象被喷了杀蝇剂一般蹦达不起来了。老王愣了半晌，不自觉地转过脖子盯着不远处背对着自己半蹲着整理一箱肥皂的 Ali。还真上这乌鸦嘴说着了！Ali 丝毫没有感到背后的灼烧，哼着小调自顾自的。那上半截挤出牛仔裤的毛毛的两瓣屁股，活像两个挤在一起的新西兰奇异果。

老王突然有些愤怒了，怎么可以这样？这才过去几分钟。怎么会有人比自己还快？内心正波涛汹涌着，Ali 正好转过来。看到老

王像刚咽下个苍蝇的神情，立马明白怎么回事，露出一排黄牙笑了。几分钟后老王听明白了，刚才早有几个老老少少国人模样的人大呼小叫地搬走不少，领头的似乎就是老李的模样。老外的小孩一岁以上早就喝新鲜牛奶了，所以K粉四段本来产量就少，仓库里已经没货了。老王叹了口气，老李啊，老李，你这是通消息呢，还是玩人呢？好在还可以买别的同学要的其他段的K粉，老王也没算白来。可是女神，只好再等等了。

心中五味杂陈的老王几进几出结帐出了Coles，转角差点撞上个急着进来的女生。一看，是K粉群里的单身小徐。小徐盯着老王推车里的K粉，带着惊讶又有点沮丧“你也来啦？买了这么多啊？4段还有么？”急急地抛出3个问题，可看着老王的脸色，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急切的目光也转眼黯淡。老王还没从刚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却注意到小徐缠在肩膀上的纱布。惊讶地问，“咦，你的胳膊怎么了？”

“噢，别提了，上个星期去邮局寄K粉，捧着六罐排队等了快一个小时，结果把肩膀给伤了。本想好好在家歇歇，国内姐姐家的小孩又催着要。唉，你说都6岁了，干嘛还要喝奶粉啊，真没办法”

老王摇摇头没吱声，女神的小孩都八岁了呢。才想起回答小徐开始的问题。“噢，你来晚了，四段一罐没有，我也没买到。”

小徐愣愣的，一副不死心的样子，“哦，我，我还要买点别的，店快关门了，回聊”。说完就匆匆进了超市。

老王回头望去，Coles的卷帘门已经拉下了一半，小徐的身影敏捷地消失在奶粉的货架旁。想当初还有人撮合她和老王。只是老王知道她还养了两条德国纯种黑背狼狗，想想心里有些打鼓，就没了下文。不容易啊，肩膀受伤了，遛狗好像也不方便了，套句行话，为了K粉，真是蛮拼的。老王有点怜香惜玉起来，但没一会儿思路又回过K粉上，看来是明天到周围的药房碰碰运气吧。

四

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老王终于在堪村临近的 Queanbeyan 镇的超市抢到了几罐 K 粉四段。家里囤积的给其他同学的 K 粉也可以一并名正言顺地一同寄出了。当然邮寄的地址还是要分开的。给女神的 K 粉箱子里特意还夹带了澳洲特色护肤品。虽说群里有人推荐去邮局邮寄，因为安全稳定，没听说过出过什么岔子。老王还是铁了心选择华人杂货店的代寄服务。一来邮费比邮局便宜一倍多，二来上次知道小徐的遭遇，再说“有钱让自己人赚嘛”。

微信里也跟同学们报了喜，以为算是交了差。但新的任务也随着女神洋溢的感谢一起传达下来了。老王才醒悟过来，原来 K 粉是要一直喝的。一罐奶粉大概可以喝半个月。两个月后第二批就又该上路了。老王终于知道，这世上有买房套牢的房东，炒股套牢的股东，还有寄奶粉套牢的“寄公”。

新任“寄公”老王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 K 粉寻觅之路。没多久国内的反馈也回来了。

“老王，K 粉收到了，谢谢啊。不过有两罐压扁漏气了，不敢给孩子喝，好几百块人民币就这么浪费了啊。下回一定要包装得严实些啊，拜托拜托，贵点没关系”

“老王，收到了，真够意思，寄得真快。听说阿朱的还没收到呢。哈哈哈哈哈！对了，听我弟弟说有人在美国华人店邮寄的被人掉包了，下次可不可以给我从正规邮局寄？什么，邮费贵一倍？唔，噢，这个，贵点没关系”

“老王你找了个什么快递公司啊，你说上个月寄的，这都一个多月了，怎么影儿也没一个？拜托下次找个好点的快递公司，贵点没关系”

老王有点不平衡，倒不是忙里忙外没捞个感谢，而是现在国内的人怎么个个都是土豪似的，“贵点没关系”，说的顺口得好像澳

洲人常挂嘴边的“*No Worries*”。老王自己来澳洲这么多年，买东西无论大小贵贱都还等的店家打折时抢购。当年出国时的优越感，也随着这多年的折扣习惯慢慢消磨殆尽。

这也还罢了。问题是寄出后两个月后，女神的 K 粉还没收着。虽然给别的同学的大都到了，似乎可以洗脱了老王重色轻友的罪名。可老王心里倍受煎熬，于是赶紧急急地去找代寄的大上海烟杂店兴师问罪。

五

堪村的唐人街名声响亮，可实际只是一条回字形的布满餐馆的街道。其中以华人餐馆居多。自然也少不了几家华人杂货店。

华人店的布局可能哪里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几个横排或高或低的架子和狭长只容一人的过道，还有靠墙一溜的冰柜。唯一不同的大概只是员工和顾客多少的区别。员工也多是一张疲乏无精打采的脸，只有在客人询问是会提起些精神来。当然如果是老板在又会多些笑容。大上海烟杂店是堪村唐人街的老字号，店面最大，烟酒俱全。很多人都记得当年的女老板热情真切的脸。几年前换手给了一对新移民夫妇。随着周边华人杂货店越来越多，生意着实清淡了不少。常看见国字脸的老板站在门口若有所思地抽烟。

老王快步进去，老板娘一如既往地看着眼前电脑里的中文电视连续剧，货架间巡视的掌柜老板两道浓眉一扬，瞬间挂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见到老朋友一样打起了招呼，“来啦？”，那热情甜蜜得像大洋洲的特产 *Manuka* 蜂蜜，只是过于浓稠，倒反而有些僵硬。老王就丝毫没有感受到里面的甜意，忙忙地问到，“老板，我在你这寄了好多奶粉，怎么两个月前的这份现在还没有收到呢？”，说着便把邮寄单伸到老板鼻子下。

这不期然的质问仿佛堪村初春常常骤降的低温，瞬间在掌柜的面部挂上冰棱。好在他见识多了，用力露出满口参差不起的牙齿顶

住差点垂下的嘴角。“是哪个快递啊？噢，这个还真不能怪我，我每次收了奶粉都是马上打电话让他们来取的。然后就管不了了。我也是方便大家嘛，又不赚钱。电话我可以给你找找。你的快递单子上肯定也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要不你赶紧打电话过去问问？”老王听听也很有道理，全然想不起来做生意不赚钱似乎是雷锋的风格，而不是老板的。一会儿功夫老王便恍恍惚惚地到了门外，手上拎着个马甲袋，里面是些老板推荐的可有可无的杂货。

回了家，照着快递单子打电话打过去，老王才知道这快递公司是在悉尼。对方小伙倒是挺礼貌，只是说现在在海关待检，他们也没办法。别的一问三不知。老王只好打电话给女神照样回复。

电话里女神的语调也隐隐透着失望，“要不就算了，我再找别人吧”。老王没听出来这是激将，忙忙地说“不用不用”，可是又接不上茬。突然胸中血气翻腾，想到个主意，就是代价大些。刚有些犹豫，可积攒多年委屈求全的郁气，就像找到喷发口的岩浆，冲撞着直涌到嗓子眼。老王定了下心神，一字一顿地说，“阿朱，你放心，我有办法。一个月内保证到货，管够。真的，等我的好消息。”

从此老王的业余生活，不是在网上搜索 K 粉，就是在网下奔赴 K 粉的路上。方圆百公里之内的城镇，都被老王扫荡过。K 粉群里老王也很少发言了，反正大多也是祥林嫂和祥林叔们的唠叨。但他也不放过里面任何有用的信息。超市药店里搜寻的老王，俨然就像堪村神出鬼没偷鸡的狐狸，从不浪费半点精力。信息共享？唔，等自己管饱了，不，是等女神的管饱了再说吧。

终于，当老王凑了 30 罐 K 粉四段的日子，他给女神打了电话。接着，买了张回国的机票。

尾声

飞机正在降落，老王从小憩中醒来。还在甜蜜回味刚才梦里种种和女神相逢的欢迎仪式。一切都还顺利，除了途中有过几个颠簸的湍流，当时惊慌得老王差点后悔没买保险。下了飞机，等着托运行李。老王有些感慨，每次大包小包的旅行，唯有这次是那么得心甘情愿。为了能托运这整整一箱三十公斤的K粉，买机票时特意找了家贵的航空公司。看来只要有梦想，没钱，也可以任性。

行李终于出来了。老王用手摸了摸尼龙箱面，里面硬硬的奶粉罐触感扎实。“女神，我来啦！”老王心里呼唤着。不远处黑压压接机的人群里，隐约似乎看到女神在朝自己招手。老王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突然，一个身影横插身前，“先生，抽检，请配合”。难得被国内海关拦下检查。行李通过扫描仪后安检员一脸迷惑，“能打开看看么？”。老王耐着性子，吃力地抬起箱子放在检验台上。拉链拉开，空气中瞬间弥漫了粉状的雾霾，随着中央空调的微风飘散，还带着阵阵奶香。人群惊慌的尖叫散开，老王已被特警压在身下。倒地的瞬间，老王已经瞥见箱子里的奶粉七凹八凸，不少已经开裂，留下满旅行箱的白沫。这场面的确像缉毒现场。

老王趴在地上，金丝眼镜早不知落在哪儿。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时间是停滞还是快速飞转。他感觉自己游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有阳光，课桌，长裙，纯纯的笑，可是没有一张清晰的脸。等他被拉起来，特警指着一箱子白沫问他“这是什么”时，老王才回过神来。油亮的脑门下，黯淡的眼神里，尽是千山万水后却不见曙光的疲惫。他四周张望，眼前只有模糊一片，女神的身影更是不知所踪。半晌，老王嘴里嘟囔几个字，声音弱的只有自己听得见。特警凑过去，隐隐地听到几个字，似乎是“K粉，我的K粉”。

不变的诺言

— 张晓君

她，带着孩子踏上了圆梦之旅。

2009年5月，正当她高蓄秀发兴高采烈地盼望成为丹尼尔的新娘，在游轮上举行他们的婚礼的时候，丹尼尔却意外地死于支气管肺炎了！

没有了丹尼尔她已没法活！

他们曾经一起憧憬婚后生三个孩子，可眼前只剩下丹尼尔精心做好的孩子的小床。她浑身乏力地躺着，灵魂已跟丹尼尔离去。。。

妈妈走进她的卧室，怜爱地摸了摸她发烫的额头，轻轻地问：

“你有没有想过给丹尼尔生几个孩子？”

她跳了起来急切地问：“怎么可能？”曾是医生的妈妈拉起她的手说：“精子在一个过世的男子身上可以存活24小时，有时甚至可能存活36小时。你想试试吗？我和爸爸支持你！”

她一下子重新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当然要试试！”当时是法律系学生的她马上争分夺秒地动手收集要延续丹尼尔生命手续的资料。

她首先得知，按照澳洲法律，如果一个男人希望死后他的精子能被配偶用来怀孕，他必须预先有书面授权。而丹尼尔死于意外，她不可能有这样的文件。她无奈地哭了，在无计可施时，她想起去求助于她的导师。导师非常同情她，马上跟她了解了很多丹尼尔生前的细节，导师得知他们几个月前她曾怀过一个他的孩子，可惜流产了，而丹尼尔得知她怀孕后，还兴奋地自己动手给未来的孩子做了婴儿床。导师安慰她说，他已经有了胜券。

时间有限，导师立刻安排一个试管授精专家在丹尼尔的停尸房外面做好准备，自己亲自带她在第二天法庭开庭时赶去，要求法官批准她的申请。法庭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短短地时间内批准了从死者身上提取精子的申请，开创了 昆省首个用死者精子受孕的先例。她终于释怀大哭起来，她相信一切那么顺利一定是丹尼尔在天上帮了她一把！

她还记得以前他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丹尼尔问过她：“如果有一天我先你而去，你会怎么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也会步你后尘！”丹尼尔却说：“不许你这样！我希望看到你再找一个爱你的人，好好生儿育女，享受生活，他爱你胜过我爱你！”

一直无法从忧郁中走出来她，而且常要去见心理医生的她，为了继续学业，她不得不延迟了用精子受孕的计划。在她确定自己已做好了当妈妈的准备后，她怀了这个孩子。当她抱起刚呱呱坠地的孩子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感激，感谢所有帮助她让丹尼尔重生的人，暗暗发誓要让这个孩子延续她对丹尼尔一生的没来得及完成的诺言！

带着孩子，她上了游轮举办了一个人的婚礼。她要开始了她新的生命旅程，去圆跟他一起有过的梦。

爱你，是我不变的诺言

曾梦想

与你牵手

从黎明走到晚上

曾希望

与你养育

一群活泼的孩子

曾幻想

在你怀里

天天酣睡甜想

因为有你在身边

我早忘却悲伤

可为何你忍心

离我而去

留下我独自苦思

为何你忘记

爱我承诺

让我快乐一辈子

我会一直在这儿等你

让你永远住在我心里

陪我度过每个黎明黄昏

相守着我们的孩子

。 。 。

28/05/2013

跋

本期堪京文苑是由堪培拉两大华人社团-澳大利亚堪培拉中华文化协会和堪培拉中华学社共同发起, 组织, 编辑, 出版的电子书籍。中华文化协会作为堪培拉地区华人文化活动的核心团体, 多年来活跃在当地的各种文化和公益活动中, 而中华学社作为堪培拉地区的华人学者和专业人士团体以促进中国与澳洲之间的民间学术交流与合作作为活动重心, 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华人专家学者, 多年来为中澳科学技术与教育交流与合作作了大量工作。

参与撰稿的朋友们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文学工作的专家, 但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稍年长的一些大陆来的朋友甚至还经历了上山下乡, 高考恢复, 重新进城等特殊的事件。而所有人又都经历了在国内上大学, 工作, 国外留学创业, 定居以及慢慢稳定下来油烟酱醋过日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 人生百味都尝尽了。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 人生轨迹随社会变迁起伏跌宕, 短短几十年似乎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短短 100 多页的文集, 有初次出国时的夫妻离别的缠绵与纠结, 有在海外定居后对年迈父母双亲的牵挂与惦念, 有在澳洲抚育子女成长的经验与感触, 也有游历澳洲美丽山水的记忆与回顾。读着书中的文字, 心随笔尖游走, 随作者们一同感受, 一同心痛, 一同欢喜, 一同流泪。

一个地方的文化要形成需要人的参与和时间的沉淀。如同滴水石穿, 美丽的鹅软石不知道经过多少次流水的撞击与磨合才有完美的形状, 我们堪培拉爱好文化的华人朋友们也正在用自己心灵点滴来创造和磨合自己澳洲故乡的华人文化, 包括这些年来活跃在

各种多元文化场合的美丽歌喉和曼妙婀娜的舞姿，以及学术和教育交流活动。

今天笔者们把自己的经历，故事，思考，心路历程和旅行经历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记载下来集成册子，与大家共享，又为堪培拉华人的文化年轮增加了一个小圈。自古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读书人求知的基本模式。尽管人每天都在远近不同的旅途中，却不可能把天下的路都走完。而读别人的书如同随人旅行，可以快速的体验不同人的人生体验。书如同时间和空间的穿梭机，当读者能体会到笔者的喜怒哀乐，在心田中重现书中经历的时候，与笔者心游美丽山水的时候，读者与笔者就变成了精神上的知己，纵然相隔万水千山，跨越千年，照样会津津有味，光彩照人，这就是文化的魅力。而我们这些文化的爱好者们在短短20-30年间就在堪培拉形成了一道亮丽的华人文化风景，说明我们热爱这块土地，而这块土地也欢迎我们。

谢谢所有为此期堪京文苑撰稿的朋友，谢谢两个学会编委会的辛勤工作，这是献给堪培拉华人社区最好的圣诞新年礼物！

张磊

堪培拉中华学社主席

2015年12月19日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堪京文苑》 征稿启事

堪培拉中华学社与中华文化协会联合出版《堪京文苑》电子书征文启事

文学作品带给人类精神的愉悦和灵感的启迪并不亚于科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文学创作的过程，犹如人类灵魂寻求美丽、真诚和大爱的旅程。随着科技发达，人类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也相继增加。就拿生活在堪培拉的华人来说，他们大都已经从早期初来乍到时的艰辛奋斗中脱颖而出，在各行各业里出类拔萃。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就很高，物质生活稳定之后，自然而然地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的需求。我们衷心希望生活在堪培拉的华侨、学者、留学生和其它各行各业的华人，都能把一些在真实生活中的经历写出来成为文学作品与大家分享，共同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以求融合世界，认证自己。

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堪培拉中华学社与中华文化协会将组成编委会，联合举办这项征文活动，希望喜爱文学写作的人们能够踊跃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我们会将陆续收到的作品，整理编汇出来先在中华学社的网站上刊登，同时提供网上点评的渠道，欢迎大家阅读后点赞和评论。

我们的编委会而后再根据作品的可读性和合适与否等因素，考虑给读者点评选出的最受欢迎的优良作品的作者们适当的奖励，同时也考虑是否将作品收入编汇成《堪京文苑》电子书出版。

在此要事先声明的是，我们的编委会会参考读者的点评，但是保留最后决定作品是否适合收入本期电子书的权利。因为受到电子书版面和篇幅的限制，并不是所有受欢迎的作品都能收入同一期的电子书中，但是我们会考虑将好的作品陆续收入将来出版的各期电子书中。

來稿类别

- 二千字以内的短篇小说、散文或报导文学等
- 一千字以内的励志小品及各类新知报导等
- 二十行以内的古体诗、新诗、词曲等
- 六千字以内的小说、回忆录或戏剧剧本等
- 翻译文学不设字数限制，但是必须注明原文出处

來稿须知

- 來稿格式 - Microsoft Word 文件
- 所有來稿的 Microsoft Word document 请以作者英文真名及作品英文名稱或代号命名，
譬如 Tracy-Zhang-the-Dream.doc
- 投稿方法 - 來稿请以电邮方式寄交

ebook@accepa.com.au

- 我们有权拒绝接纳编委会认为不合适的稿件，比如有负面影响或政治色彩太浓的稿件等

注意事项

- 严禁抄袭
- 所有稿件必须是个人原创。我们可以接受已经发表过的文稿，但是如有涉及版权或抄袭问题，后果由作者自行负责
- 欢迎作者投寄多篇文章，但是我们保留采用与否的权利
- 所有稿件一概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 我们会考虑將符合评审标准的稿件，先在中华学社网站发表
- 我们保留是否將稿件收入电子书的取舍权利



堪京文苑 2015 ISSN1446-8166

- 出版者：**堪培拉中华文化协会暨中华学社
- 主编：**苏童
- 编委会：**宫晓冬、郁宜、张磊、张丽红、蒋庭松、
卢婷、张晓君、祁伟、苏童、周昕
- 封面：**熊大蒂女士剪纸作品三阳开泰五福吉祥
- 封底：**王存德先生作品天马
- 摄影：**周昕、王存德、苏童、张磊、谭丽、赵嘉陵、小荷
- 版权：**堪培拉中华文化协会

有意转载本期文章者请与本会联系：ebook@accepa.com.au



堪京文苑



堪培拉中华文化协会暨中华学社联合编辑出版

ISSN 1446-8166